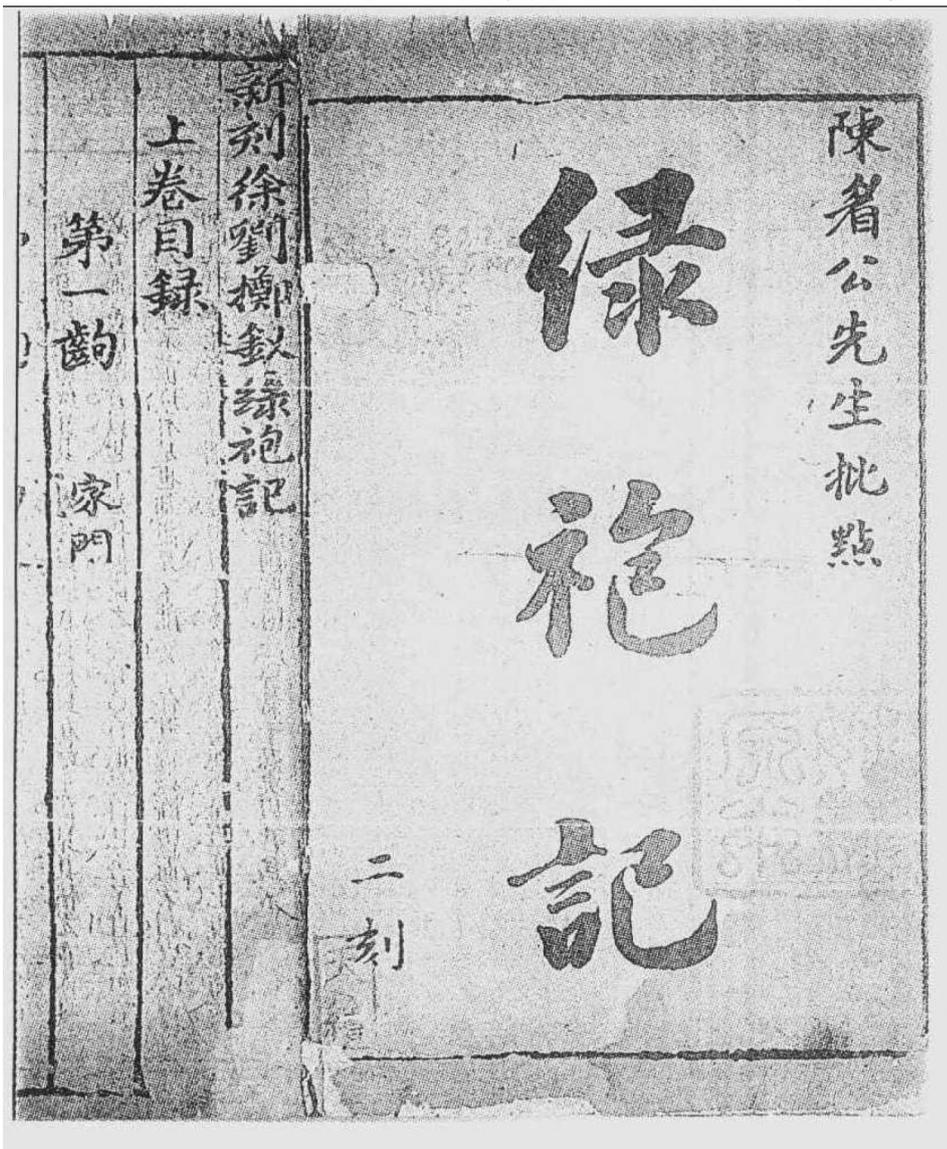


孤本明传奇《绿袍记》考述

张安祖

笔者在整理先父张志岳先生遗下的线装旧书时意外发现明代戏曲《绿袍记》传奇一种。此书分为上下两卷,分装二册。书册长23cm,宽13.8cm。封面为黄褐色,未署书名。白口,半页七行,行二十二字,上下单边。手写上版,字体为软体字,无刻工姓名。扉页右上角有“陈眉公批点”字样,但不署作者名字;居中是书名“绿袍记”(目录卷端则题“新刻徐刘掷钗绿袍记”);左下角标明“二刻”,并印有“天绘”楷体章(朱长方);右下



角印有“姑苏原本”篆体章(朱方)。此二章当为印书铺所钤,《明代版刻综录》卷一录有明万历二十六年天绘楼刊屠隆《昙花记》二卷,版式与《绿袍记》相近,疑“天绘”应即天绘楼书铺之章。未标刊印时间。

这部戏曲写南北朝时书生刘湛与徐凤娘爱情故事。刘湛中秋夜赏月闲步,偶然进入长史徐广家花园,遇其女凤娘。二人一见钟情,凤娘掷金钗作为定情信物。刘湛与徐家本系世交,遂借住徐家读书,得侍女春桃之助,与凤娘书信往还,私下约会。后被徐广发现,将刘逐出。刘湛上京赴考,与结拜兄弟檀道济分别考中文武状元。二人率兵征讨北魏,战胜立功。刘湛遂被召入朝中,封为“绿袍宰相”(此戏《绿袍记》之名即由此而来),以金钗为证求娶凤娘。徐广初仍坚执不肯,后檀道济奉旨为媒,夫人又再三劝说,终于允了婚事,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全剧共二十四出,目录如下:

上卷	第一出 家门	第二出 约友
	第三出 祈梦	第四出 闺怨
	第五出 掷钗	第六出 拜访
	第七出 收怪	第八出 询情
	第九出 遇婢	第十出 私期
	第十一出 空喜	第十二出 惊返
	第十三出 怒谴	
下卷	第十四出 试士	第十五出 酣梦
	第十六出 兴师	第十七出 备战
	第十八出 重逢	第十九出 伪降
	第二十出 诱敌	第二十一出 战胜
	第二十二出 面闯	第二十三出 拜相
	第二十四出 团圆	

经查,祁彪佳《远山堂明剧品曲品》(《重订曲海总目》)、王国维《曲录》、郭英德《明清传奇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

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公私目录,均未著录此戏。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与齐森华等主编之《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二书虽收入此戏目,但亦云“此戏未见著录”、“今无传本”,仅根据《崑弋雅调》中所收《凤娘掷钗》一出略述情节。因此可以断定笔者发现的这部《绿袍记》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海内孤本。

此剧标明经过陈眉公批点。案,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代著名学者,《明史》卷二九八有传。生于嘉靖三十七年,卒于崇祯十二年,一生著述甚丰,《四库全书》收入所著《眉公十集》、《读书镜》等多种著作。他还曾批点过《西厢记》、《红拂记》等多种戏曲,批语颇富文采。而笔者细细检读《绿袍记》全书,未发现一处评点文字,说明所谓的“陈眉公批点”十之八九当属伪托。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仅仅依据陈眉公生活的年代来推断《绿袍记》刊行的大致时间,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另外寻找线索。

焦循《剧说》引汤来贺云:

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纷继作。然闻万历中年,家庭之间犹相戒演此。近日若《红梅》、《桃花》、《玉簪》、《绿袍》等记,不啻百种,皆杜撰诡名,绝无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无可喜,徒创此以导邪,予不识其何心也。(《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160页)

检《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红梅记》、《桃花记》、《玉簪记》三种传奇均有著录,且其最早的刊本均为万历年间所刻。《玉簪记》更有万历年间陈眉公评本。《绿袍记》既与此三种传奇同属“万历中年”之后的“近日”所作,我们不难推测其创作的年代应该亦在万历中后期。

又,《祁忠敏公日记·山居拙录》(绍兴县修志委员会1937年校刊)中记录祁彪佳曾于丁丑岁(崇祯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观《绿袍记》”,说明崇祯年间《绿袍记》仍是受观众欢迎的剧目,以至能够引

起像祁彪佳这样的上层文人的兴趣。

我手中的这部《绿袍记》是“二刻”，很难确切判断其刊印时间，但估计不应与初刻相距太远，仍应为明代刻本。书中不避清代帝王名讳，且对北人常使用清代禁忌的侮辱性的称呼如“猾虏”（十七出）、北虏（十九出）等，都可为证。

《绿袍记》的作者很可能是与戏班关系密切的下层文人，所以他颇能从商业角度出发，重视当时广大观众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和心理需求。这部戏在不长的篇幅中以刘湛、徐凤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穿插了檀道济降妖获宝、刘湛设空城计、檀道济囊沙退敌等故事情节，颇为纷繁复杂，起伏跌宕。可以想象在演出时，有文戏，有武戏，又间以诙谐的插科打诨，一定热闹非凡，令观众眼花缭乱，被剧情紧紧吸引，所以也才能在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演出不衰。因此，这部戏剧尽管算不上明代戏剧的精品，但对了解明代后期戏剧演出情况及其文化背景，还是有相当价值的。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